



柏堂集續編卷第十九

雜記

登千佛山記

余客濟南游覽名勝之地三日躡突泉大明湖千佛山而躡突泉余獨無取其泉三穴出池中池水盈盈泉湧沸高出六七寸橫列整齊相離各尺許似人爲穿鑿而成非盡天然之奇且地近喧囂余嘗一游焉而已泉社城之南其北城內大明湖爲諸水匯注之區煙波艸樹蔽隔城市如杜曠野閒遙見千佛山奇偉深秀如畫屏遠列泛舟其中蓮葦紛披水清冽游魚出沒可數無異南方湖山勝處也千佛山出城南五里望之不甚高嘗

集續編十九

自下而登蹊徑曲折回觀城郭平原境象移步變易山多大石壁立十餘仞佛宇亭榭依倚爲垣各踞其勝面臨大野鶴鷺河濟山水環繞雄遠之觀又江南不可多得者咸豐己未秋八月余與何子永吳執夫攜諸生往遊半日坐山上古亭飲茗縱談易理而返山巖多鑿石供佛故曰千佛山又曰歷山相傳以爲虞舜耕稼地也古聖賢居遊之所後人往往扳以爲重今無從攷信不足置辨惟佛宇有堂數處像設虞舜以二女夾配焉此則近於褻矣齊魯爲聖人之鄉名賢大儒歷代生於是與官茲土者不乏其人何以未加釐正余故附記之以爲欲明道教者告焉



登小孤山記

小孤山介宿松湖口之間岬然屹立於江心石壁嶙峋孤峻脊直江流遇之劈分爲二環繞芻趨蓋江漢自大別合流而東至此數百里天特設是以畜上流之氣而啓下游之門戶也自前世用兵往往以此爲防江之要區山執壁立不可登有僧架屋其間疊石磴爲道曲折可上兵燹之後爲賊所踞咸豐七年衡陽彭公雪琴率舟師敗賊奪而歸命工新修以快遊人之登覽同治元年余由武昌歸安慶身行欲上而風甚利不獲泊舟其下溪以爲悵明年春復反安慶與長沙黃曉岱太史皮篠林主政約某登臨是日大風雨又頗以爲憂將至山

集續編十九

二

麓風息雨霽遂相與維舟循磴道委折攀躋汗背酸足直登其顛山不甚高大以踞於江中四顧無所倚坻又其形峭直無曲阿坳堂可以容樹木之蔭翳園亭之宏麗蓋微特不倚坻於物也卽物亦不得而倚坻之故其名爲孤焉然江岸遠近諸山對之皆如揆指不敢與抗登其上望風帆之上下聽波浪之奔趨風景勝概昕夕百變若皆爲茲山所有也以子然巨石立於驚飈駭浪之中當夫風起水怒力與山石相擊撞聲聞數里日肆其漫淫剝蝕者不可以數計而曾無損於分毫雖盜賊縱橫焚燬摧殘而本真未之或失若是者豈非堅剛之性磐石之固相據於水中者數千百尋而未有紀極耶

是始天之元氣所凝而非猶夫人力砌壘而成者與夫君子所見者遠則必居者高所守者固則必立者深往余遊濟南登泰山觀日出歎其巖巖之氣象以爲非至聖大賢不足以形容以茲山沉之誠貌不可追然其砥柱於中流亙千古而不變者亦庶幾可比於特立獨行之士與余旣歸安慶太史將旋楚南屬余記此日登臨之樂且以贈其行余聞楚南衡山洞庭其雄傑闊濶又非茲山之比惜不得隨太史一往遊焉太史歸務盡覽其勝書以寄余一洗余之陋也同治二年三月

重登泰山記

咸豐九年余客濟南友人方魯生主講膠州其秋特往

反二千里邀余爲泰山之遊自麓至絕頂躡危磴折旋而升秀及黑龍潭王母池石經峪後石鳴窮幽峭皆至維時山下霧雨上晴日余登孔子崖南望城郭原田無一有惟陰雲白黑相閒仿佛長江洪河數十道風御之以行若波濤洶湧然泰山之陽盡平原其陰則濟南諸山蔓延起伏以及於海上回視之密雲覆被汪洋浩渺與天無際初不知其中有千巖萬壑杜也俄而風播雲漾諸峯出沒隱見如大海之浮島嶼低昂摩定忽近忽遠縹緲變幻不可端倪余與魯生詫爲奇觀以謂山之勝境有盡而此則天助神奇以快登臨者之心也宿山上四鼓起觀日出雲斂諸山呈露原野如畫極目千里

余曰茲非由鴻濛而變爲文明之象乎復捫崖攷古按
尋奇異下山過岱廟觀秦碑漢柏唐槐自是與魯生別
去不得見同治五年春余居安慶將應節相湘鄉公召
于役徐州先一月魯生自蜀歸里過余爲敍二酉三峽
之奇示其所爲歌行余因回憶兩人登岱觀雲之樂以
爲此生無緣再至而魯生妻子寓青齊又將復爲泰山
之遊也健羨者久之正月十二日余別魯生赴徐未至
而節相移師濟甯爰沿江沂淮泛重湖以達於沛至則
隨節相浮運入黃周覽南北形勢扼塞之要四月十六
日遂登泰山文武賓僚吏士民登陟俯仰各適其趣
余徘徊坐臥日觀天柱諸峯望西北羣山峯嶺隆崇環

列拱侍如弟子千百人追隨於先生長者之側又如大
將雄視獨立而百萬之師擁侍以行也其東南闊遠平
曠數百里縮小僅如苑囿徂徠諸山猶几席之列於庭
戶間泰安城形方大如棋枰人物衣冠之盛藐乎其不
可覩也余嘗歎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孔子登之而小天
下然方其杜下睇之凶然一山巨固不見其有中藏之
美亦不覺其巍然高矗於雲表也及秀撥濼揆奇特之
境始不可勝窮登其巔曠觀天地無有遠邇能爲之隔
塞循階而上如排天閭然絕無險巖不可攀躋之域而
徬徨四顧自無或得而踰焉遠絕塵囂肅然疑靜而陰
陽晦明春秋冬夏凡造化之巧變皆可攬而有之烏呼

此其所以爲大觀也或者必以宇內靈奇之境以及危
險不可至之山相與比絜豈非莊生所謂游方之內者
乎是役也余擬之彭城不期而獲重至乎此魯生之歸
也固將復游青齊便道登岱而爲里中學子所遮雷行
止之不可豫期其移易常杜須臾之頃是有天焉淡溟
以與之相遭可已曩者之游魯生有文與詩記之今同
游者亦多爲詩文剽刻山水各極其致余故第言大略
以志余幸且追敘向之所見爲今同人所未及者以與
同人樂之也五月一日拚於濟甯戎幕

楓葉晚紅圖記

咸豐辛酉余客中州時苗沛林假團練名懷叛志陰使

集編十一

五

其黨蠶食豫疆固始張瑞生以布衣攜一子一僕匹馬
犯危險走千餘里籲大府遣兵圖之余義其人因與交
嘗揚於豫撫嚴中丞及今節相曾侯謂其有俠烈之氣
機警之才守正而不阿忠於所事而不欺蓋君子之徒
也嗣後數年苗逆伏誅粵賊撚匪相繼夷滅瑞生隨侍
節相於金陵余亦時往來幕府瑞生乃圖其生平所經
歷爲四冊其犯難請兵者曰楓葉晚紅圖紀其時道中
所見也以余悉其顛末屬爲記之夫人忠義之氣見幾
之識蓋算不同然惟計校利害之私有以閒之遂至於
委靡泯沒而不獲振然世又嘗有當大義所杜不難出
身入險慷慨激發及事定時夷回思往昔不覺恍然悚

惕於其心遇小利害僅如纖毫比可以坦然由之而無
疑者而猜嫌億度營擾於中而不忤若是者何也一時
激烈之性無學以繼之斯義理不足以養其心故也瑞
生始當粵撫合圍固始時號數十萬曾冒萬歿不顧一
生絕城而出以請援師奉助邑令固守卻賊以解全城
之厄其後秦中大亂慨然受嚴中丞之託子身詭行入
西安出嚴公子於險其蹈義不計利害匪直圖苗逆一
事也今以縣令來江南雖精悍如故而幡然喜讀書親
德行文學之士虛懷請益每觀古聖賢言行氣象則反
已自對若不可爲人者然則瑞生其進已乎管孟子論
用世之道杜於不動心而不動心之本則又必杜於知

集續編十九

六

言集義以養其浩然配道義之氣瑞生果進乎此則前
日之舍命不渝者又不足道也已同治七年八月桐城
方宗誠識於金陵節署之東齋

柏堂集續編卷第二十

哀書

蘇懋甫哀書

道光己亥余年甫逾冠妄意學古蘇厚子先生自浙歸里間之過余芑溪之上降齒德交余後又招至其家信宿所謂帶經山莊者縱觀其所藏古書因得見其二子時仲子懋甫未成童命呼余曰先生循謹端慤可畏慶及稍長與兄強甫俱爲學官弟子且能繼志好宋儒學眾皆歎謂厚子先生有子也吾鄉自望溪愴抱以文學爲海內宗故近世語古文者必曰桐城而力守朱子之學以淑身導世期與古大儒比竝則自吾師玉峯許先

集續編二十

一

生從兄植之先生兩人始厚子先生亦崛起而應之其後吾鄉知進非儒者之學而不專溺於詩文者遂十餘人罔先生既沒厚子先生衰病遭亂隱處窮鄉以守身其十餘人者又多中道而夭或散社四方正學幾乎復墜矣懋甫於時獨隨其兄強甫授經鄉塾結同輩十餘人行陳確庵大學日程言動應接細巨必記居烽火危亂之中飢寒交迫而討論不懈余方謂續前輩墜緒者將社於是是固氣運剝復之幾不從爲厚子先生有子幸也咸豐七年厚子先生卒懋甫兄弟居喪謹守禮制次年懋甫以家貧客游杭州依其父執友邵位西員外今年六月余杜濟南邵君書至報懋甫前一歲歿矣偁

其賢而傷之者甚至余聞之驚悸悼慟不知所云嗟乎
剝極則必復以吾鄉之氣運剝既極矣而一二篤信之
士艱難困苦以守天地之微陽者復摧折之如此天心
其謂何邪夫一邑之喪亂猶不足憂賢才喪亾斯真可
憂也已悲夫余與懋甫往還近十年亂後始不得相見
懋甫卒年二十九浮屠西湖之上而不得歸殯一子亦
夭尤可痛也因爲書以抒余悲書曰

嗟君英異出塵俗兮身罹喪亂志鴻鵠兮淵源家學善
繼續兮母老非養千里託足兮慟父念母結衷曲兮烏
鳥之情竟不遂所欲兮天道與善今獨何酷兮君子知
命中人安勸兮思之不得令我躋局兮

集續編二十

二

徐聿脩哀書

余始與君相識因許玉峯先生其後於胡碧波處士徐
宇陵大令所復數相晤知其爲謹樸長者而未深交趙
介山先生蘇厚子徵君不輕許可人者於君則嘗偁之
曰是安貧好心於爲善者也吾友甘三亭胡伯良馬盈
甫族子鍊秋皆狷介之士亦爲余道君之行余自是淡
有意乎其入君亂後避居東鄉余避地柏堂遂以子女
約爲婚姻互相過從每與之論立身居心治家處世之
道無一不相契也君性介特不詭隨善治方書以活人
往往有奇效自賊據城中醫術之有名者皆爲賊所致
醫亦利其貲而爲之用君獨遠徙溪山課童子數人自

給有以醫非者謝不往謂余曰吾豈可使賊知而役之乎醫以生人若活賊是助虐也所處境甚困而常有超然自得之趣惟念及族戚朋友之窘艱者則蹙然若不可爲懷咸豐九年秋賊掠東鄉君病不及遠避賊執之索金君遂大罵遇害始余與君交以爲謹厚畏慎惟每言及賊則目怒聲厲神色變常以此異之及是果以不屈歿時七月十一日也君歿義無可悼惟余及諸友之情有不能已者因爲書以抒哀焉書曰

何君之抱璞含貞兮不捷徑而窘步既輒軻以中身兮復崎嶇於末路惟岬強之成性兮視生歿如旦暮信取義以成仁兮夫何惑而何懼患故人之不見兮對南風

而涕注

趙野卿哀書

余與野卿交因文鍾甫始余聞野卿名野卿亦知余一日余造鍾甫野卿聞之特相過招至家飲酒談論竟日夕野卿爲人介特自喜不詭隨有所爲輒自行其意視時友人皆睥睨之不與謀人亦以其好獨斷雖見其誤不告也是日酒後眾客去余因以所聞告之野卿矍然曰某某何以皆是余余曰此面諛耳其與余言不然也次日歸復以書謂君有忠信之質宜益以虛心不可好自用所短野卿自是以余爲直諫友遂淡交焉野卿篤學能詩無師承喜天文家言嘗夜登屋觀星復下取圖

以驗性尤好善居里中刻己濟人糾眾倡舉義行甚眾
雖遭變亂家窘困傾覆流離無一日安寢而善義之行
仍皇皇如不及每有所聞不得爲則焦然於心蹙然見
於其容野卿於余友人中才學差丕達而篤實不近名
利則諸友人多自以爲不如以故余甚重之咸豐戊午
秋余將有遠行特過友人徐聿修及鍾甫野卿時以避
亂散居相違各數十里談論信宿而後別去己未冬余
客保定間聿修鍾甫之喪庚申夏得家書報君亦於其
年冬十月卒矣三君存心持己皆近古人余皆得而友
之乃別一年而皆歿君與鍾甫皆有老母而君二子幼
貧甚無以自存余不得歸而事育之嗚呼其負吾友多
矣因爲晝望風而哀之晝曰

集羈二十

四

謂余之出兮徧菲友乎四方何終歲之別兮多故舊之
云亾外未有所得兮徒增感乎內傷患他日之歸處兮
形景叢乎故鄉悵前日之未阻余兮致千古永相望

吳雋士哀書

咸豐己未春余至山東得問學切磋之友三人六安涂
朗軒霍山吳雋士南陵何子永雋士爲方伯竹如先生
從弟也與余朝夕居一室賞奇析疑誼尤深摯君性質
溫厚而嗜學始竹如先生守河閒君往省聞其論學語
遂有志於道歸霍山適粵賊陷城君顛沛崎嶇山谷中
窮理省身克己不懈每有疑於所行必錄以質朗軒子

永互相糾繩至明晰而後已得竹如先生一言一書皆
記於冊時誦之如對嚴師其於友人言亦然及與余交
見余所著書與文益心喜嘗手錄數帙置之案側余閒
見其日記無非反身切理之言然君常祕之不以示人
也君爲人沈默內明而外晦余性淺露論學好極言其
原委辨析其是非君每聽之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余
還自思未嘗不愧德器之去君遠也其冬余隨竹如先
生至保定君往諸城相宅今年夏君書來詳言諸城山
水形勢民情風俗且以近所得示余余方欲異日卜居
與君結鄰得商訂別後所學之進否而君凶問忽至烏
呼余生平問學之友幾盡矣幸於數千里外得與君切

集續編二下

五

礎而旣不獲久與君處又一旦棄余以逝君精神斂畜
貌敦厚余嘗曰當得大年而竟止於此咎人云物之腐
者近之則必腐其信然也邪抑氣運之駁得其清者常
少而少者其數常不贏雖天亦無如之何也邪君以庚
申六月十四日卒年甫四十有七一子先二日殤妾某
氏有身余旣傷君之篤學而早逝也又自悼獨學無友
雖後歿亦恐終於無成因爲書以寫哀焉書曰

謂名不可早成兮而君止於儒生謂德不可炫耀兮而
君闇然於內行彼蔓艸之日滋兮雖芟柞而猶榮何蘭
蕙之數漑兮芳未吐而隕英物受命各有極兮非天道
之不平傷氣類之日孤兮鬱哀患而內驚

周志甫先生哀畧

曩余客保定涇縣洪琴西述都中賢者亟偁與化劉融齋太史邵武楊湘筠戶部績溪周志甫明經時志南客鄂撫胡文忠公幕中未之見也後二年余以節相曾公召至安慶上謁志甫琴西先杜因琴西得交志甫貌篤而行恭氣和而情摯望之知爲古之君子也徽州自雍乾以來多經學鉅儒君承其緒於諸經注疏及先儒各家之訓類能記誦而別白其是否道光季年尤喜講非西洋夷人輪船機器之制以爲防禦之用咸豐中客京師徙行至天津海口覘之喜結交天下賢士王子懷侍郎嘗偁之曰與志南游處者無一庸俗子也與人交灰

集續編二十

六

生無貳桐城徐芷卿學博卒京師君故人也時桐城久淪於賊徐君貧無親戚杜劬君力反其喪沿河達江入浙至徽州權厝於績溪然後以書告其子聞某孱廉之卒也亦然余訪君時君次日謁他客過余寓不入次日特來報余琴西曰君每訪友必專誠不便道過也嗚呼卽是可見君性情之近古矣余與君凡數往還未幾余返客武昌及秋忽得琴西書志甫沒矣君貌厚重有壽徵寬仁坦誠居安慶其鄉之顛危失所者多依之君必爲籌畫衣食不給弗計也答詩人偁豈第君子多以福祿壽考頌之若君所謂豈第君子非邪何詩言於君有弗驗也道光閒績溪講經學者四人胡文甫拔貢章可

儀大令及弟其儀明經與君皆耆年碩德能守其鄉先生遺緒曾公設忠義局盡招致之以爲皖南文獻典型乃與君先後不數月皆卒烏呼惜哉曾公斂其喪而歸之延師教育其子琴西命余傳君之行余不得君之詳因就所知者爲書以哀之君名成歲貢生卒年五十有八書曰

悼人心之不古處兮致氣運日以頽剝浮華而逐巧僞兮如奔瀾之不可回矧皇天之降亂兮經術愈委於汚萊賴老成之未盡喪兮孖遺獻於秦灰何天之莫憖遺兮任世道之崩摧問天而算余告兮聊抒文以鳴哀

姚紹泉哀書

集續編二十

七

余鄰邑廬江有忠信篤學之君子二人曰吳蘭軒徵士姚紹泉司馬蘭軒與余久故紹泉相知十餘年而未相交咸豐己未游山東始通書論學甚殷君爲人質實守其父毅圃先生教不急功近名以道光丁未進士爲縣令山東擢同知淡泊寡營與人落落公暇卽讀先儒書不爲詩文上官授以事勤於職出入常步行食不兼味守己廉接物厚太官之日無歸隱之賞君官兗州府同知時寓居濟甯余長子培濬爲州牧掌書記君畱宿寓中教以讀書爲人甚切直及病勤醫治卒視棺斂葬埋爲收拾其遺文一如喪所親焉以書勉余素患難順受其正之道是睦君與余猶未相見也辛酉春余至濟甯

始晤君君時欲告歸以廬江陷賊不果再與余論時事則曰世道如斯當以挽回氣運爲上策支吾目前日殺賊幾何受降幾何於世道人心無益也是年廬江復同治壬戌夏君卽告歸過余武昌客舍次年余反安慶方欲作書告君而君鄉人吳小軒至告余以君卒矣小軒者蘭軒子也君素無田園冀歸家授經以自養乃宦遊十年而歸歸一月而病卒無斂葬之用妻子無一隴之植片瓦之庇而爲生卽是而君之賢可知矣始蘭軒與余交未幾以起義兵克廬江殉節君與余交復未久而又棄余年皆始逾五十也君常欲以轉移世運爲心乃耆舊凋殘人見忠義之士與廉吏之不可爲也未知世

集續編二十

八

運之果可回焉否耶因爲書以哀之書曰

世多趨利若鶩兮君獨棄之如遺刊浮孽而歸本實兮時稟凜於獨知守先訓於弗墜兮念子姓之仁炊人旣斲其迂拙兮天又中壽而奪之烏呼古之廉吏兮今竟如斯

胡伯良哀書

余弱冠後始有志於學爲人父執吳牧皋先生謂余曰城西有胡伯良者少年謹篤人也可與友亦以余名語君遂訂交焉余時好文辭君務篤行孝弟窮先儒四書講義手錄成帙一日訪君至書室見壁間大書勿謂無人有屋漏杜則余邇室記中語也其他掇取余志學錄

列座右者數十條余大驚愧能言而不能行而君顧取
以自勵用是益憚君不敢大爲非義之行君家至貧父
碧波先生詩人也年五十餘病卒遺父母喪未葬湊用
爲悵君發憤繼志日投徒養母友歸究心形家言五鼓
起入山相視復馳至館中如期授弟子經往返一二十
里以爲常母病痿痺數年君課徒日必三反侍湯藥友
坐牀下爲撫摩抑搔母命忒則暫歸私室觀書史不時
立戶外側聽聞呻吟卽入或終夜鼾睡無痛苦聲乃就
寢天未明卽起飲食皆手自烹調惟恐母之不下咽也
久之母卒妻雙瞽一弟先夭弟之妻少寡依以爲生又
遭亂避居山谷中躬樵汲負荷卒苦身勞患買山葬二

集續編二十

九

親及大父母又爲父棗遺詩以傳於人烏呼君其可謂
刻意立行之士矣君初不爲文而好余文特甚家居二
十年無旬月不相見咸豐九年正月余出游山左君來
送余至山下始別遂不相見者五年戚友來書皆言君
近好古文心異之同治二年余返安慶君果寄古文二
卷令爲訂正余爲更一字卽大喜七月君忽至初別余
時君未有髭鬚至是則已皤然半白矣居月餘論學甚
樂而君忽病醫之久無效遂歿余寓所九月十五日也
年四十七君止一子余見其病革呼以來得爲君視含
斂焉君窮困終世顛沛疾苦萃於一身晚欲學文未成
而卒天之所以厄君者至矣然君事親則竭其力文猶

人而行過之所以對天者固無憾焉又何歎乎余既歸
喪桐城念君生平懷不能已因爲書以哀之書曰
憶昔與君游處兮恆朝聚而夕隨疾世士之儼薄兮俱
老成之是師君獨至性之純一兮歷艱險而如夷既內
行之無怍兮即瞑目其奚悲悵結鄰之未遂兮遽幽明
之永違荒獨學而無輔兮善孰勸而過奚規日月忽其
不再兮行易顛而難持子庶幾其終免兮嗟余後灰之
可危

方生來復哀書

方來復字見之吾友魯生長子也少從余游氣尪弱若
不能出聲讀書艱記誦然謹篤不好弄能解經傳大意

集續編二十

十

余避亂柏堂與生隔一山峻絕月必三數至聽講投往
返二十餘里氣喘體乏以爲常余閒踰嶺視生亦必爲
講授而後返余所選斯文正脈人譜補正及他詩文皆
手錄而時誦之當是時寇賊縱橫百餘里之內無絃誦
聲惟生隨余讀書宴然無異平世也時余長子培濬頗
好學與生懽然意相得余每念時事則容感惟見生來
與吾兒侍立聽講論則恬然無一足攪其懷咸豐七年
徙步隨其父至山東時曾生著心述成復著性述與吳
竹如方伯往復辨心性書數十通及其他說經論史講
明理道之書曰述餘者總數十大帙多生爲繕寫余屬
生錄副本遺余字畫不能工而首末端楷如一無州率

脫誤性醜篤事親處兄弟自幼至壯無忤色無違言以
父母年老家窳艱始廢讀習爲牧令理度支素有嗜血
疾同治三年冬竟卒妻張氏吾友包軒女也一子殤惟
一女孖先是魯生旣客游山東逾三年余亦至生隨其
父自膠州來視余濟南因是與培濬得復相聚晤未幾
別去余與生遂不獲繼見次年培濬卒濟甯魯生間以
詩哭之寓書唁余於保定又數年余歸寓安慶而魯生
至自蜀相見喜甚獨以不見吾兒爲悵已而問生則前
一年卒於膠州矣兩人不勝其相弔也是時粵賊旣平
余與魯生同經顛沛雖衰暮猶幸同歸故里得復登拜
先人隴而生與吾兒竟永辭故土不復見有今日之樂

往者魯生至柏堂與余講學吾兒執杯盤侍立其旁余
訪魯生亦然今此樂不可再得歿生無足異獨稟賦清
者其受氣多薄非世運之小故也余兒前已歸葬生尚
旅殯膠州爰爲書以紓悲焉其書曰

學雖未成兮其人已賢年之不永兮其天則全大化遷
流兮何有促延念世變之無恆兮翻羨生之解懸山之
東兮同此乾旋海之隅兮同此坵埏魂氣無不之兮隨
風月而無邊骨肉旣歸復於土兮又奚必乎樅陽之澗
龍眠之巔

柏堂集續編卷第二十一

增擬疏 咸豐十一年冬擬稟請
豫撫嚴渭春中丞上之

薦舉賢才疏

奏為

朝政清明寰海悅服根本既正隆平可期請

召起老成碩德之臣以收羣賢畢進之效謹竭愚忱臚

舉所知仰祈

聖鑒事竊臣近讀邸鈔欣知

皇上回京之初即奉

兩宮

皇太后懿旨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職拏問明正其欺

集續編二十一

罔跋扈之罪博采羣議置之典刑又將平日阿附媚諛

諸臣革職薄懲昭示臣子事君之道激勵忠義廉恥之

心而又

下寬大之詔不究其餘惟勛其後仁至義盡振古爍今

現社老成典型既皆引置

左右一堂師濟昕夕贊襄仰見我

皇上威比雷霆明並日月好惡協天理之正舉錯當民

情之公是誠古帝王制治保邦端本澄源之盛治也

命下之日朝野歡呼中外鼓舞不動聲色已可措天下

於秦山之安

朝廷肅清軍威自振江西湖北安慶不數月閒克復府

州縣數十山東河南四川皆屢獲大勝賊勢披靡是皆我

皇上福曜照臨有以大作行閒之氣正氣旣盛斯邪氣自衰

天助人歸鼎興氣象已昭昭若揭矣臣竊有請者伏讀奉卦初爻周公繫之辭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蓋當奉運之初必羣陽畢升眾賢咸進然後可以成天地奉交之象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此古賢后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機要也臣受任封疆原不敢攬言

朝政然臣荷

先皇帝特達之知值

集續編二十一

二

聖主大有爲之日賢才進用繫四海之觀瞻臣職兼右副都御史分可盡言義難緘默不盡知者不敢陳也其真知灼見者不敢隱也昔孔子以知賢不進爲竊位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臣戰戰兢兢不敢不懍謹就所知爲我

皇上一陳之伏聞前任大學士翁心忬戶部左侍郎羅惇衍戶部右侍郎王茂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芾之數臣者學問正大志慮忠純直節亮工超邁流俗曾仰荷

列聖倚畀之重皆能不負

隆恩克盡厥職今雖退歸伏處猶每念不忘
君國未便任其閒散如蒙

特旨起用必能竭忠盡智黼黻

皇猷又如前三品頂戴太常寺少卿李棠階河南進士
品端養粹正學所宗前鴻臚寺卿田雨公山西進士言
表行坊端嚴純粹前春坊中允李惺四川進士者年清
德訓型閭里學問淹通品行貞介前任御史竇塤雲南
進士直節守義學有本源前任給事中蘇廷魁廣東進
士忠孝性生危言危行前翰林院編修劉熙載江蘇進
士樸質清端志趣恬靜前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湖南進
士沈酣經史通達政體前翰林院編修黃彭年貴州進

集編二十一

三

士純孝性成澹泊明志前翰林院編修車順軌陝西進
士篤實端方清修不懈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鼐江蘇進
士廉介質實學有根柢前戶部郎中楊寶臣福建人清
節孤忠不避權貴前刑部員外郎邵懿辰浙江舉人忠
直篤實學行兼優前刑部候補主事王柏心湖北進士
孝介孤高著述淵博是諸臣者好學力行畱心經濟砥
礪名節當官之日著有清望見或告歸本籍或閒居京
師而操守端嚴不干進用如蒙

特旨召見量材器使必能各抒所學贊襄

到治又如前任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福建進士識
略冠時才堪濟變曾守危城著有成效前直隸候補道

王檢心河南舉人清修實踐勤政愛民歷任江南州縣至今尸祝前安徽候補知府李宗義四川進士孝行純篤歷著循猷前四川候補知府牛樹梅甘肅進士力紹關學以德化民歷任牧令士頌民歌前陝西西安府知府徐棟直隸進士學守貞介悃幅無華是數臣者才德俱優堪勝外任未盡其用告歸家居如蒙

聖恩錄用必有實心異政宣布

朝廷雅化夫用賢者

主上之權也進賢者臣子之分也臣與諸臣多不相識而諸臣抱負實海內所共知想杜

聖明洞鑒之中固不待於臣言者然臣區區愛

集編二十一

四

承國之心若過於拘泥於天下人才知而不陳其何以仰

聖天子維新之政而報

先皇帝特達之知邪且夫國運之盛衰視賢才之多寡而賢才之多寡視用舍爲轉移臣非謂天下人才盡乎此也第舉臣所知而凡爲大臣者亦將各舉所知竝請明降諭旨凡懷才未遇抱道未出者皆

飭廷臣疆吏訪察真實各舉所知務使才不虛生野無遺賢則天下之士爭自濯磨棫樸菁莪之化再見於今日矣抑臣更有請者自古哲命之貽端杜初服從來臣工之肅必本

皇躬昔周成王冲年繼統元聖輔政當時海宇初定頑民未平成王日新又新克承大業開八百載之昇平後世稱爲守成令主我

聖祖仁皇帝亦以冲齡繼世當時逆藩叛民竊發數省聖祖任人行政仁如天而智如神致四海晏安蠻夷率服加以懋勤聖學緝熙光明修法立制物垂至今二百餘年以開億萬世無疆之業臣惟古稱達孝杜於善繼善述願我

皇上時念

先皇帝仁明英斷夙夜憂勤與諸臣宏濟艱難乃逆賊未平天壽未永人神共慟朝野含悲欽惟我

集繙二十一

五

皇上聖德日新擴充善政遠法周成王近法我

聖祖敬天勤民知人善任用賢勿二去邪勿疑由慎始以慎終本正己以正物繼中興之業立不朽之規上慰先皇帝杜天之靈下副四海臣民之望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應詔陳言疏

奏爲恪遵

諭旨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邸鈔欽奉

諭旨朕以冲人未堪多難重賴

兩宮

皇太后萬幾日理王大臣等龜勉翼爲何敢不博采讜言虛公攬納期以施行措正上理日臻矧當各省軍務未竣民生多蹙凡爲臣子均當竭誠抒悃之時豈宜醜正惡直苟安緘默用特諭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副朕側席非言之至意等因欽此又因恭親王奏請非言

申論中外大小臣工嗣後於朝廷用人行政如有所見務當切實直陳毋得稍存畏匿隱忍之見我

兩宮

皇太后方詢切芻蕘以弔治理卽恭親王奕訢正欲與

集續編二十一

六

諸臣精白一心同襄郵治亦得虛衷參酌盡其多方延攬之誠爾諸臣其盡忠納誨陳善閉邪竭股肱耳目匡予心膂毋負諄諄申命爰咨爰度之懷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聰明天竇好問察言樂取於人以爲善舜之所以爲大知者無過於此是誠念

祖宗締造之艱

先帝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務欲

君臣一德內外一心固非徒循廣言之故事博納諫之虛名已也中外臣工苟具天良何敢負

清問之殷念邇言之獻臣愚昧之見未必有當謹擇時

務之切要者十二事爲我

皇上敬陳之

一慎簡輔導以養

聖德也自古帝王雖生知安行必加困勉之學力堯舜禹精一執中之傳君臣相師交戒互警務求心德純明然後能成人安民之功成湯太甲以伊尹爲師高宗以傳說爲師武王以箕子爲師成王以周公召公爲師君與臣講非至道懋昭大德緝熙光明然後能發政施仁開數百年之盛治蓋天下之化成必本主德主德之隆替全杜學修而學修之是非又必杜於師保之不負所任師保得其人然後能講明乎二帝三王之道明德

集續編二十一

七

新民之功辨別乎用人行政之方制治保邦之略如不得其人則雖有聖智之資而輔導未得其正或惑以功利或誘以權謀或悅以浮文或進以小慧又或導之以百家異端之說引之以流俗卑陋之規爲君者得其先入之言以爲主馴至嗜慾日開紛華日染後雖有聖賢之說忠直之言皆不能入矣昔宋哲宗冲年嗣位宣仁太后召用賢臣司馬光呂公著等爲相以大儒程頤爲講官故元祐初年之治比於眞宗之盛其後程頤被人毀謗引退哲宗無賢師輔導日就昏庸遂復退君子用小人舉元祐初政盡取而更張之墮宣仁中興之業宋之國勢遂以不振此可見輔導之任關乎君德之昏明

宗社之安危也臣伏讀邸鈔

兩宮

皇太后以

皇上冲齡踐祚亟宜典學以端蒙養之基博訪老成端
謹學問優長之員用資輔導而裕性功臣仰見

皇太后深知政本社

皇上之一心故急以博訪輔導爲第一要務書曰能自
得師者王是之謂矣臣伏思

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惟杜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
辨忠邪之分曉然於趨道之正出治之本好理遏欲之
要撥亂反正之機而浮辭雜技之學皆不必事也則欲

爲

集續編二十一

八

黼座非輔導之臣亦必其識足以明理德足以誠身通
達治體洞澈民依而又有清修重望端正和平

皇上親之近之足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者然後可以
當之非是不敢舉也伏查左都御史倭仁學正蒼和人
倫表率自幼篤志力行卽以慎獨誠意爲宗

先皇帝卽位之初倭仁曾上切直之言深蒙

諭旨嘉納令大小臣工須以國計民生爲重剴切直陳
以倭仁爲法等因欽此由是任以卿尹敷歷中外倭仁
恪恭厥職進修不懈德日粹而望日隆仰見

先皇帝知人善任獎予忠直倭仁亦能不負所知始終

一節體用兼賅實可勝師傅之任夫流俗之病社以聖人之道爲迂腐抑思二帝三王之道行於時而天下治孔孟程朱之道不行於時而天下亂然則聖人之道乃救時良策非迂論也救時不本於聖道則皆雜霸權謀雖補苴於目前流弊究不可殫述倭仁之學雖不敢言及孔孟程朱然能誦其言守其法躬行實踐忠

君愛

國著有明效若用爲師傅日爲我

皇上開陳善道則以

聰明睿知之資日聞乎古聖先賢之訓涵濡既久心體力行擴而充之則二帝三王之治不難見於今日矣

集編二十一

九

一精辨賢否以嚴黜陟也自古行政莫先於用人而用人莫切於君子小人之辨方今

寶籙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視

九重之好尚爲轉移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若一辨之不精使小人得容於其間終將潛滋暗長招朋引類以

爲

朝廷之害夫君子小人不難辨也要社先正

皇上之一心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如明鏡社上物自不能遜其形大抵君子忠信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進君子方直小人柔輒君子疏節闊目坦懷相與小人矜心作意專習儀容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己君

子秉公持正小人徇欲撓私君子導君於恭儉憂勤小人引君於般樂驕侈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賸削民膏爲事剛介不撓無所阿附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之喜怒以相趨避者小人也憂深慮遠防禍於未然者君子也依阿洩忍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趨死不顧利害勇於擔當以爲國家者君子也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取巧以圖身家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竦動人主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主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每相反昔倭仁於咸豐初曾爲

先皇帝條分縷析愷惻詳明

集編二十一

十

先皇帝降旨褒嘉天下傳頌今願

皇上懋勤聖學天理日明去忌諱樂匡直罰唯諾黜絀默攷二帝三王以來聖主賢君之事以爲法取歷代名臣庸臣奸臣之行以觀人則小人自不能容於其閒而君子始無掣肘可以盡力於

國事此治天下之要機也臣尤有進者君子不難知而難親小人不難知而難遠自古英明之主豈盡不能知人哉良由知其爲君子而厭其拘板嫌其剛方屏之於外使嚴氣正性不得接於吾前然後可以任吾所爲知其爲小人而喜其軟媚不拂吾之意引置左右然後可以濟吾之所欲又自信吾之才可以駕馭彼必不能爲

吾害馴至庶事叢脞無可倚重之人而一二正人又折於小人之寵任威權奉身引退安於隱默而小人益剛愎自恣由是君遂真以其人爲可恃受其所制被其所愚言聽計從利歸於彼而害歸於國後雖悔悟無及矣然則人君欲非知人之實效尤杜以真能親君子遠小人爲至要與

一振興實學以育人材也天下之事需人而理而人才之盛視乎學術今天下有乏才之患非乏才也實學不明無以造就而陶成之也昔堯舜三代之世立學專明人倫敬敷五教無後世浮文末藝之習故其時人才篤實體明用達非後世所及西漢重經學舉孝廉東漢重

循良崇節義而經學孝廉循良節義之士遂彪炳於乾坤漢祚賴以扶持墜而復續唐宋元明以來專尚辭章浮文盛而實學衰士風日降實由於此猶賴一二講學大儒倡明聖道風行天下流傳後世習其學者往往明理守義窮達各有建樹學雖不明於上而猶明於下故人心風俗賴以維持我

朝稽古右文科舉取士循明代之制以四子五經諸史爲本原欲士子涵濡聖經博攷史冊爲有體有用之學也乃沿習既久盜襲浮藻鮮事實修甚有四子五經精義未明諸史法戒未曾攷鑒歷代大儒名臣全體大用之書直有終身不知其名目者但剽竊杜撰以取功名

工摹書翰以登清秩無怪乎處無實德出鮮實用也今天下教養人才之地有四曰翰林院國子監府州縣儒學書院而造就人才之官有五曰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司業直省學政直省正副主考官府州縣儒學教授等官應請

皇上明降諭旨飭令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務非德學純備言表行坊可爲人師凡教習庶吉士及肄業諸生等皆必令之窮經攷史博究歷代名臣名儒脩身治世之大經大法以爲根柢而於吏事武備天文地輿兵刑錢穀各因其才分所近而習之務期有實德實用勿徒爲剽竊杜撰之文而已也長官隨時訓誨攷察其有經明行修才堪濟世者隨時明列所長具奏以待察用而不徒課其文詞看其書法用之有效者賞及長官無效者罰及長官又請

明降諭旨令各督撫學政飭各府州縣儒學教授等官必身率諸生講明實學教士之法必以綱常名教氣節經濟爲歸其講學勤奮訓士有效者各直省督撫學政隨時查明保舉其廢職不修教士無法者隨時參劾昔宋臣胡瑗始爲湖州教授以經義治事二者教士成就至數百人宋廷取其法施於太學頒行天下擢胡瑗爲太學師開宋世講學之首伊川程子實出其門是國子監堂官儒學教授一官最易成就人才之明效也至如

各直省學政正副考官取士衡文尤須

明降諭旨飭其以正大精實之題取正大精實之文不可割裂聖經專取浮藻尚小巧誇新奇務以真文非真才上應

國家之用昔宋臣呂祖謙知貢舉閱文而知陸九淵爲名儒王應麟知貢舉閱文而識文天祥爲忠臣此考官善拔取人才之明驗也學政爲日最久徧歷各府州縣考試與士子相親尤須誼誼教以正學並當留心訪察人才其有懷德抱道未經大用者無論曾仕未仕搢紳布衣許其臚列所學實德實用隨時薦舉於科舉之中寓選舉之法昔明臣薛瑄提學山東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必先詢其學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爲講授遂開明世三百年講學之盛成就至數千百人此學政一官能造養人才之明驗也而各直省督撫司道亦必督率地方官修理書院延訪賢哲講明道德以共成養賢育才之盛無徒視爲具文我

朝定制

歷聖登極必特開保舉孝廉方正一科應請

敕各督撫督同司道地方官盡心選舉務非真實勿濫

勿遺

皇上親試而用之毋徒成故事而不收其實用總期才本於德而後爲真才德本於學而後爲成德若才不本

於德德不本於學縱有小聰明不過掩飾一時終至於欺君而誤國夫士者民之表也士風正則民風隨之果自翰林院掌院學士以下等官皆以倡明實學成就人才爲心學術既明

國家收眞才之用而尚不能撥亂反正者未之有也

一澄汰官方以清亂源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理故必百僚師師以勤庶政而奠民生官不得人則庶政荒而民生蹙此亂之所由生也知亂之所由生卽知亂之所由止必杜於官勤而後事治官清而後民安矣今天下入仕之途有四曰科目曰議敘曰捐例曰軍功四項人員內則布滿於部曹外則布滿於府州縣其中英才傑士勤政愛民固自有人而庸陋卑污姦貪險詐委靡不振但顧身家罔恤

集編二十一

古

國計者亦復不少捐例軍功流品尤雜不嚴加甄別澄汰以之居於民上非陋劣以釀亂卽貪酷以激亂當此軍務紛繁元氣凋喪之日苟非內外庶官清廉自矢貞固有爲仰副

聖天子維新之政則亂源終何由而弭若專恃將帥防剿而官方不飭則賊民日興恐此剿而彼生此防而彼竄也應請

皇上明降諭旨飭令內而宰相六部九卿各堂官外而督撫於司員屬吏必先勤加訓誨務期盡滌舊習咸與

維新以襄郵治其有供職勤能盡心謀

國潔己愛民者隨時訪察開具事實保奏其有廢職曠官蠹政害民者亦隨時開具事實參革不得徇情濫保亦不得見好姑容若長官不以整飭官方爲心一經發覺卽治以曠職之咎至各省統兵大員於實有軍功者固當保薦以勵忠勤然必確查勳績不可冒濫至保舉道員知府知州知縣等官皆有地方人民重責一不勝任流毒無窮應請

明降諭旨敕各省統兵大臣於凡保舉軍功以道府州縣用者必審明其人將來能安地方勤民事者確具切實攷語如後犯有貪污枉法之事必坐各大臣以濫保

之罪武官如提鎮大員所關亦重必真有忠正勇敢之蹟曉暢軍務堪當一面者然後可以覈實列諸薦剡不得冒濫通融以貽後來之禍夫京察大計軍政年終甄別定例非不嚴也然第循例而行其中猶多蒙混惟當此

朝政清明天下望治之時令各部院堂官各直省督撫統兵大員於文吏武將中秉公考察嚴行訓飭隨時甄別取其勤而去其惰崇其實而黜其華賞清罰貪獎恬抑躁拔用剛介不屈之士毋用圓滑傾巧之流務使賢否分明吏治清官方肅天下其有不長治久安者乎

一開武備館以裕將略也夫將者以忠信廉恥爲本質

樸厚重爲幹謀勇兼優爲用而後可以勝任歷觀古名將制勝之道率由講習古法熟諳韜略特善變通以運用之目我

朝承平日久文臣杜翰林者但習詩賦楷法杜部屬者止嫺簿書例案武臣則僅習弓馬槍械而於太公穰苴左氏春秋孫吳各家之說以及歷代名臣名將忠義之事經武之略畱心者閒有其人餘多視之如弁髦言之如冰炭一旦任之以事故碌碌未有奇策其膽識素優者尚可勉強支持功過參半其才質稍下者勢不至僨事不已夫兵凶戰危上關

國家之利害下繫生民之存亡自非秉賦絕倫焉能不

學而至自粵西用兵以來將帥多倉皇失措貽誤大局豈盡不願立功名哉良以素不知兵故也曾國藩胡林翼等杜翰林時畱心經濟文武兼資故自練兵湖湘轉戰數省立功最偉麾下得人尤多此可見武事不可不素講將才不可不早儲也臣愚以爲應請

特旨開武備館發內庫所藏兵家各書地輿全圖等類以及歷代名將名臣各集收存其中於見任閣部九卿翰詹國子監衙門諸員中其有砥行立名器遠識宏模直沈毅膽略超羣欲習武事者由各堂官公舉仍倉本俸就武備館潛心究學互相講習俾知天下郡國利病山川要害古今將略並簡派大員中有韜略學守者總

司其事而時考察其才其學果有所得卽奏請派往公
忠直諒統兵大臣營中學習歷練兼資籌畫其將帥未
曾讀書明理者命其人往與講論古人忠義之事及雄
才大略以相資助果立奇功著實績者卽命游升將帥
之任益天下不能有治而無亂故宜預儲戡亂之才誠
使經濟之士羣聚館中畱心兵事熟非古大臣忠孝節
義之蹟紀律訓練之宜出奇制勝之策而又與各老將
帥磨礪則有勇知方自必勝於尋常萬萬矣若文臣不
非知兵而兵事盡付之近日行伍出身之輩或由帶勇
立功或由投誠專閫或由軍營夤緣擢用異日流毒不
可勝言眾著之髮撚有限而未萌之髮撚正無終窮也

是固今日所宜遠慮者也

一整飭京營以重根本也我

朝威德播於寰宇京師重地從無震驚太平旣久京營
之兵向未經戰守之事故亦不免於柔脆疲弱今天下
雖漸清平而賊烽究未滅絕諸國雖云就撫然逼處內
地不可不暗爲之防我氣盛則彼氣自衰我計疏則彼
恐乘隙而動應請

飭下統帶京營旗兵大小各員務須實力整頓日日訓
練講主戰守之法內以作京畿之干城外卽震懾各國
使愈知恭順是或亦重本之一道與

一慎簡大僚以重屏藩也見杜湖廣兩江四川安徽湖

北用兵之地官又曾國藩駱秉章彭玉麟李續宜等久
著威名忠勤卓越沿江數千里自必能竭力邊平以固
東南之藩而西北如山陝數省乃畿輔近地又爲完善
之區賦稅餉需所自出山陝鞏固則畿輔自得永安況
三晉表裏山河關中形勝龍興虎視沃野千里尤不可
不得其人經畫鎮撫養民力簡軍實儲將領謹蓋藏以
固中原之氣天下事最患庸臣誤之於前而後使賢臣
救之於後兩湖兩江近雖稍有起色而元氣已虧則十
年以前庸臣誤之之故也西北重地豈可不早爲之所
乎

一彰善癉惡以礪節義也逆賊竄踞安徽江南數省州

縣最久脅制民人納稅服役此固迫於無可如何唯有
舉貢生監往往始欲保全全身家受其僞職繼或從中取
利藉賊凌人又或應賊試充賊官廉恥不知節義何杜
若賊滅之後聽其衣冠頂戴復列士林則名教埽地忠
孝禮義之風終不能振起矣應請

明降諭旨飭令各督撫凡收復之後其地方舉貢生監
曾受僞職應僞試者盡行斥革以明大義而端士行其
平日殉難盡節者固當查明彙奏請

卹矣而其中士民有守節不屈受害不變者或曾經籌
餉請兵團練殺賊者皆當查明嘉獎使士氣大伸蓋賊
邪氣也乘正氣之虛而入若收復之後不急明廉恥節

義則正氣不復耶氣終有時而乘此所以周之頑民既平而畢公以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爲要務與

一預籌蓄積以復民氣也逆賊竄踞江南北州縣數百蹂躪擄掠民不聊生加以大兵戰守經時雖漸收復而財殫力痛不可勝狀一有凶荒見當

帑藏空虛萬難議振富室凋殘何能勸捐饑困者多民情易動又不免生意外之虞臣查逆賊所踞之地僧寺道觀焚毀幾盡佛貌神像蕩滅無存其田地租入克復之後正可收爲將來無窮之利應請

旨諭江浙安徽各督撫飭令各州縣官於大兵克復之

後卽督同紳士查明各處已廢菴觀寺院之田盡爲合邑義田每年租入擇令公正殷實紳士管理收籽以爲義倉不經吏胥之手而出入籽案官時稽察遇有凶歲卽出以振散豐年仍自積籽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比常平社倉更爲得力蓋常平社倉皆必散而復收無田畝租入以爲永利也古之善爲治者曰惠而不費又曰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以廢寺觀之田取爲義田義倉以救沿江數千里亂後之民而培養其元氣上省

國帑下濟民生不亦因勢利導之一法乎

一嚴究服制之案以重倫常也近日刑名積習皆以救生不救死爲心反以能救人爲陰德此習牢不可破而

尤足壞人心術風俗者莫過於服制之案我

朝刑名講求最細有案關倫紀而實有可原之情者

特旨準刑部夾簽聲明蓋服制之案皆係立決凌遲一

經夾簽卽

特旨改爲監候不數年卽可減免如胞姪胞弟之毆死
胞伯叔胞兄實因叔與兄毆詈其父兄而弟姪自護其
父兄其初因有可原之情故

特旨施此法外之仁乃後之辦案者欲救其弟姪卽先
坐其兄與伯叔以不孝不弟之罪依樣葫蘆竟成成例
小民何知只見毆死胞伯叔胞兄皆可不死反不若平
人尚有時而抵償者法紀日弛性情日乖肆無忌憚夫

集續編二十一

三

作亂本於犯上犯上之案不加重咎其何以重倫理而
絕亂源應請

旨飭令刑部及各直省督撫臬司認真申飭屬吏於倫
紀重案細心研鞫不聽老幕之言不受猾胥之技苟非
眞實情有可原不準故出其罪使殺人者必死而犯上
者必誅人人皆知尊長之重則倫紀明而民情正是亦
清理亂源之一道乎

一嚴禁淫靡以惜物力也臣前讀邸鈔欽承

上諭總管內務府大臣所有應行添製金銀器皿以力
守節儉爲要一切服御用物有可以節省裁撤者著隨
時奏聞等因欽此仰見

兩宮

皇太后及我

皇上深念度支告匱閭閻力竭躬行節儉不肖稍涉紛華臣望

皇上始終持此一心久而不變以身作則竝請

嚴飭中外大臣皆仰體

聖德黜奢崇樸率屬化民儉以養廉惠以利物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不重珠寶而重粟布而凡奢侈過度者皆許參黜至都中戲園尤壞風氣優伶頑童充斥京師公卿大夫宴會淫侈恬不爲怪實爲士習官方之害見當遏密八音之時臣愚以爲宜乘此時請

集編二十一

三

旨永行厲禁革除戲園以絕侈靡之源杜荒嬉之漸蓋天地之運樸實者乃能久長精華太竭浮靡太甚則本根損而元氣虧昔大禹以游佚戒舜周公以無逸訓成王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眞仁皆以節儉率天下故當時民氣完固言國最永我

朝

歷聖開基無不以恭儉仁慈爲本故

國脈之厚異於尋常今

皇上旣力崇節儉竝請

嚴飭天下臣民一概反樸歸質而絕淫戲之復萌天下其有瘳乎夫今世上下皆知憂貧矣皆思理財矣不知

理財之法先杜節用開財之源不如節財之流天地之
生財有盡而人心之奢欲無窮不知上下杜奢防侈而
欲民殷國富者未之有也

一永開言路以通下情也

歷聖卽位之初皆命臣工上書言事既而言無可采或
偶有一二荒謬瑣瀆不知政體者經

宸訓批斥遂人懷畏懼循爲故事但於

詔旨初下之日羣言竝進後仍甘爲含默絕無納誨之
人夫天下事變日生

君德當日進而無疆庶政當日新而愈廣所言之事不
必皆當而進言之心總覺無他故言路當常開不可暫

開也下情當常通不可暫通也

先皇帝卽位之初

詔羊直言倭仁曾國藩呂賢基羅惇衍王東槐王慶雲
諸臣皆有陳列遂受

先皇帝之知其後諸臣或立節或立功不負委任此言
路開而人才出之明效也伏乞

皇上好善之心始終不倦忠懇直者必加顯榮阿附
逢迎者必加顯戮又推廣言路內自部院僚屬外自督

撫僚屬苟於軍國大政實有所見皆許其呈請長官代

奏

本朝定制原有此例宜乞

諭旨申明之則進言者廣而人才亦因此可以考見至士子鄉會殿廷諸試策問於詢經攷史而外尤當按切時政要務出題以試之

聖祖仁皇帝原有此制務使士子之畱心經濟酌古準今者得以上陳不致流爲空疏杜拊之學瓠落而無用易之卦象以上下交爲奉上下不交爲否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則爲屯其膏然則傾否保奉濟屯之機其杜斯乎以上十二條係臣拘墟之見臣受

恩深重職任封圻分內之事日夜稟稟猶恐遺誤滋多何敢妄論天下大事惟生逢

聖哲遭際艱難欽承

集續編二十一

三

降詔非言則上自

君德下至人才內而京畿外而封疆以及風俗人心民生

國計凡數十年以來積弊及今日所以救弊之方自當竭誠殫思盡言無隱不敢以瑣屑猥雜無關大體者上

宸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特保真才以重疆寄而肅吏治疏

奏爲特保真才以重疆寄而肅吏治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讀邸鈔疊奉

諭旨以爲政之要首杜得人直省督撫及統兵大員責任實屬重大但得品學端方通達治體者分任其事則上行下效僚屬等自必滌慮洗心惟杜廷臣虛心延訪畱意眞才莫矢公忠弼予郵治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深知政本慎選疆臣伏讀之下欽佩無已臣竊惟天下吏治之弊其大端杜貪與欺貪則病民欺則罔上其端自大吏開之而羣吏效之貪詐欺飾積習成風牢不可破一旦潰決遂至不可收拾是以欲擇封疆大吏必以二者爲衡苟能不貪不欺杜辦賊省分自能選將練兵節餉禦寇杜無賊省分自能激濁揚清興利除害雖人之才分各有不同但使以誠慤居心以清廉礪節

則正氣固而百邪自無由入矣臣查有見任大理寺卿鄭敦謹操守端嚴綜覈精實前杜河南藩司任內正身率屬門絕苞苴至今吏畏民懷嗣官山東學政志操清潔始終不渝又查見任直隸按察使吳廷棟誠慤無偽方正不阿深識遠謀有爲有守前杜山東藩司任內奉公潔己不染一塵清正之聲至今載道是二臣者其德行聞望早已孚信於眾人其清節亮貞又可挽回乎風氣雖於用兵省分或非所宜若畀以節鉞使治安靜之區整頓地方培養元氣行見綱舉目張民安吏懼實足以保全完善漸致富強今天下糜爛十已七八有賊省分督撫得人澄清可冀無賊省分督撫得人治安可長

其事雖殊而爲功則一臣受

恩深重知賢不敢不進若所舉不實臣甘任其咎庶上副我

皇上慎重疆圻非賢若渴之至意謹陳所知伏乞

皇上采擇施行謹奏

集續編二十一

三五

柏堂集續編卷第二十二

坤擬教令

同治二年爲鄂撫嚴中丞作

鄂吏約

從來氣運之隆污繫乎風俗風俗之厚薄視乎吏治吏治者所以維風俗而固氣運也故善圖治者必端其本善除亂者杜清其源大僚重考課之經斯四海被和平之福不佞起家牧令遭際時艱忝沐

殊恩迭膺疆

寄雖才非大受而志切匡時常擊楫而興悲亦枕戈以待旦所願集思廣益開心見誠同寅協恭和衷某濟鄂省當江漢之衝西通秦蜀北達河淮南扼沅湘之喉東踞吳越之脊用兵十載始就廓清然俗敝民疲鄰烽未

集續編二十二

一

靖非綏內不足以攘外雖居安猶不可忘危治盜必先治民正己乃能正物是故官聯宜敍也官箴宜守也官方宜肅也官邪宜做也豈徒居位倉祿旅進旅退已哉凡我同僚須念朝廷所以授職之心黎庶所以急公之故無非望其保民衛國宏濟艱難況今宵旰憂勤萑苻充斥閭閻茹苦士卒衝鋒吾儕各具天良詎忍坐觀飢溺而不思爲民除害爲國培元邪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古來寇亂之際其平日圖富貴耽安樂而無益人世者幾見能自保哉晉駱統曰天下皆飢何忍獨飽宋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余雖不敏願與諸君以實心行實政本淑己以淑人仁

厚以立治基明敏以非治理強毅以任治術貞固以成
治功上行下效大汰小廉平時養元氣以靖內憂臨變
鼓正氣以扞外侮然後上不愧吾君之臣子下不
愧吾民之父母矣夫舉不酬功大吏之咎也罰不後時
大吏之責也諸君果能竭誠奉職國而忘家余斷不
忍蔽賢隱才使久屈於下位如或自僂身圖罔恤民隱
余亦必奉公執法不稍事夫瞻徇茲將吏治切要者剴
切申明條列於左諸君子尚其勉之

一操守不可不嚴也居官之道首重清廉清則能剛廉
則能正不清則利欲薰心理之是非人之邪正情之虛
實事之利害皆不能辨必有以直爲曲以曲爲直者矣

集編二十二

二

不廉則小人得而餌之且得而制之居大僚卽受制於
屬員居牧令卽受制於門丁書役已不能正何以正人
惡積於上而怨叢於下害歸於民而利飽於中己所得
者不過一分民所受累者不止千百也近來州縣官甫
經到省卽揆聽某缺肥某缺瘠巧爲趨避旣抵任一聞
調免之詔或偶值轍振先存一含混侵蝕之心爲清
償宿逋之地居心殊不可問更有口不言錢遇事輒罰
名爲充公實則入己其太婪賊又幾何哉不知貪墨致
富不過爲一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己百究之賄賂公
行終必敗露徒自損其德行壞其名節且使子弟入於
驕貪不知艱苦必將淫佚放蕩無所不爲宦橐雖充豈

能久保況今寇亂四起金錢充物之家往往受禍取烈
而以貪致富者尤爲眾人側目與其爲身名之累子孫
之災何如清白自矢身名俱奉耶

一關防不可不密也大凡廁名仕版豈皆甘受污名不
願爲清官者乎但一行作吏動靜語默環而伺者不知
凡幾稍不留心則投閒抵隙百弊叢生內而子弟官親
幕友宜防其干與公事社外招搖外而書差門子約保
宜禁其倚勢嚇詐藉端訛索門印簽押須擇質直樸拙
者爲之不可假以絲毫之權並不準與刁生劣監交通
往來如紳士因公來見必當延入公所與之討論是非
虛心采納而不攬入私室旣免壅蔽之患兼杜句結之
端然必勤慎自持躬理庶務人始不能乘閒作弊苟非
然者處處是弊防之不勝防矣

一僕從不可不減也大凡州縣官委署方定同寅算不
其薦家丁甚至輾轉相託不知其性情並不識其里貫
者此通病也不知多一人卽多一費多一人卽多一弊
迨人浮於事無從位置而閒散之徒動生缺望拂意而
恣散布謠言長吏不察信以爲實而官之聲名因以壞
矣是杜未出省時酌量缺分煩簡以定人數多寡簡缺
毋過八人煩缺毋過十二人派定專司黏單壁上使眾
曉然其無名者自不能隨赴任所且人少則約束易周
防範易密不然廣收濫用有不爲地方之害者乎至於

差役之數尤必嚴查匪簿不許過多更不準有白役之名寄於總役之下但能裁革一二蠹役即可保全無數良民此皆正本清源之要也

一聽訟不可不勤也居官者欲得民心先自聽訟始積訟不斷刁詐者得以欺弄愚懦拖累殷實使貧者曠日富者傷財訟師猾吏居閒射利而民之元氣耗矣是杜爲牧令者勤於聽斷命盜重案準其隨時喊稟一切婚姻田土皆於三八日放告斷不準傳辭以絕鬪詐之弊亦不許攔輿以杜搭臺之風每逢告期親自收呈虛衷研詰理屈辭窮者責擲不準卽有理而非大不得已者亦必委婉勸解告以利善勿任爭訟如遇原告遞辭而

被告適亦來訴者卽將兩造之辭提出令兩造之人立於堂下俟收辭事畢傳至照辭質訊登時可了省卻無阻葛藤其真有疑難冤屈者卽行出票傳人載入差票簿中按程計日寬以限期不許延擱於中取利逾限者立懲原差不稍寬假至於人證株連此弊尤宜痛革每呈到手細閱不干緊要人證立予刪除勿傳傳到者於取具供結之後立卽省釋不許畱難又如牽涉婦女之案非必須到案者不可輕傳傳到卽問斷斷不可輕押以全人之廉恥總之聽訟一事隨準隨審隨結結既結以後洞開大門目送兩造俱出不準衙役私押則訛詐之端絕矣至於骨肉親戚涉訟總以婉勸爲主或責

令其族長姻尊調處免傷天性之恩惟欺孤獨侮鰥寡
訛富室等案官必爲之主持一一置之汰雖權要亦所
不避每日新案卽爲掃除以清案牘其從前滯囚積案
尤須隨時清釐查翻承稟原差勒阻送案違者重比兩
造自願和息者亦準銷案如是庶無畱獄矣

一命案不可不慎也人命重件衡情定罪固以供證爲
憑而尤以尸傷爲準一接報呈卽刻下鄉相驗愈速愈
妙速則尸未發變傷痕易辨金刃手足他物比對要符
且必親手揣按勿避臭氣庶尸親心服不致翻控有蒸
檢之慘其地主鄰右無辜牽連者當場開釋免得入城
受累至下鄉之先傳諭地方先予以示不準搭蓋尸廠

預備公館所有夫馬火會概係本官自備不準書役訛
詐分文驗畢回至中途或猝呼某書役名未來者必是
杜後需索務加重懲總之下鄉則令書役隨後而本官
居前回署則令書役向前而本官杜後雖有伎倆無所
用之至若定讞則當平心靜氣逐細研鞫不可失入亦
不可失出苟從泥於栽生不栽死之說一味開脫生者
或至漏網死者不免含冤惟不設成見持汰以平務使
俟證相符情罪相當而後生者死者兩無所憾所有相
驗之汰悉載洗冤錄中公餘之暇取空潛翫南豐劉廉
舫所著庸吏庸言相驗一條尤可師汰

一捕役不可不懲也大凡捕役其始類皆爲盜甚有既

爲捕役而故態復萌者以爲盜之人而授以捕盜之權是以盜捕盜也以盜捕盜則盜不可捕而盜風轉熾故欲弭盜必先治捕每報一案隨卽出票偵緝立隄必嚴另註簿籍或五日一比或三日一比務期賊賊俱獲而後已設有賊無賊必須細細研詰如果所供之賊與所報之賊一一脗合卽是正賊至誤買賊贓杜所不免其有必須追贓者則於出票之時用硃筆註明只準取贓不許帶人以省拖累如一案而牽連十數家是曰開花非挾嫌妄扳卽捕役教唆官只就案了案斷勿按名簽傳致墮術中並將該捕立予重杖若夫窩藏之家固宜相究以清盜源然必賊據確鑿方可懲辦否則恐係株連如此則捕役之技窮而盜風亦稍息矣

一徵收不可不實也 國家賦稅本有常經見當鄰氛未靖鄂省兵餉每月不下五十萬兩執不能不取之民間惟當於催科之中仍寓撫字之意查鄂省各州縣漕南二米經前部院胡文忠公奏定章程稟立碑記地丁錢糧等款亦經各州縣開呈徵收數目責令各照向章經徵計除批解外皆有贏餘足敷辦公爲民牧者尚忍格外浮收乎是杜開徵之先徧張曉諭漕南二米地丁各款均遵照稟立碑記及向來定章辦理而又隄以時日告以大義使之自封投櫃毋待拘追如下鄉催徵凡遇公正紳耆不妨以需餉孔亟令彼轉相詰誡早爲完

納至戶書漕承里差尤當隨時密察嚴爲防範往往有本官潔清自愛而百姓仍不免追呼之苦者由書差之舞弊巨嗟嗟小民誰無天良如此而猶有抗糧不繳者吾不信也

一蠹弊不可不杜也天下事利所杜卽弊所叢惟田賦一項其弊尤鉅查向來鄂省各州縣或不屑句稽或厭簿籍書卷尊處優一任戶糧總上下其手始則謂徵冊散失而欺隱田糧繼則謂版券煩重而擅用活券飛灑詭寄無弊不作於是捏造枉緩者謂某垵水冲沙壓宜緩某戶逃亡故絕難徵官欲自顧考成不得不爲之籲稟不知所謂水冲沙壓者半皆成熟之區而眞冲眞

集編二十二

七

壓者未被其澤所謂逃亡故絕者實多見孑之戶而實逃實絕者未除其名迨裁已辦成而弊恐敗露則又有挖徵之名以混之又有急公之說以掩之且更有例裁名目謂某鄉民情頑梗從未完納錢漕每歲必藉裁以資彌補而黠紳劣矜遂得起而挾制之種種蠹弊殊堪髮指余以爲欲除其弊約有數法一曰謹丈量徵冊雖失田畝自杜當此時而欲舉一州一邑之地概施丈量談何容易且亦不易籌此經費惟擇取刁翫之地訪察公正紳耆數人切實勸督隨時抽丈擇尤示懲逐一註明是無冊者可有冊而瞞糧隱戶之弊可除矣一曰嚴推收凡買成契以後立墮投稅過割違者照例罰半入

官仍科以隱匿之罪勒令房書隨時推收不準刁難或責之保正鄉約循環來報或賣之隄頭垵長隨時舉發而飛灑詭計之弊可除矣一曰清戶柱一戶而歧爲數十花名者意杜避大戶之實則應併而一之一田而數易其姓者每多冒老業之名則應確而易之總之戶名即可變易而田地斷難搬遷執田以非人執人以查糧是有田者卽有糧而捏栽枉緩之弊除矣大抵鄂省大小衙門皆有底缺世守其業換官不換吏州縣戶糧書一項爲尤甚初則勤苦自立版冊親操執以追索尚能年清年款一二傳後驕惰日形沈溺煙酒一切徵收等事委之各鄉各里各圖之黠者爲之催納坐富其肥而

總吏絕不過問久之而債累日深生計日絀竝其世傳之底冊輒轉售賣而冊書戶書里書里差之名所由起權益寢大房科之籍僅擁虛名鄉團之冊轉成實戶甚至以冊爲遺嫁之資問冊爲相攸之具膠庠之彥竄名里胥簪笏之紳入豕鉅匠以公家歲入常經任其流失敗壞至此良可慨夫是杜諸君子抖擻精神隨時隨地畱心力挽頽風焉可也

一隄埝不可不固也查鄂省自辛卯以來迭遭水患故隄工遂爲鄂省之巨政自大吏以及守令無不加意講求軍興以來漸覺無暇及此兼之水執不大修防未免稍鬆不知隄工一事修補於乾旱之歲得力於霖潦之

年若不患患豫防隨時整飭一旦水執浩大措手無及田廬漂沒民其爲魚誰職其咎該守令有隄工者到任以後務各周歷履勘細加體察官修者親爲經理爲民修者嚴加督飭單薄者量爲培厚低矮者酌爲加高務使夯築堅實功歸實用一屆伏秋二汛水執泛漲親臨工次督率汛員密分段落晝夜梭巡必使水執異常無虞潰決乃爲無負厥職其有赴隄夫馬火倉皆宜官自預備不費隄局半文自絕影射侵漁諸弊若視爲故常艸率從事修不如汰防不盡力設或有誤翫視民瘼咎有攸歸矣隄費關萬民性命官修者或入私囊民修者或歸中飽絲毫侵蝕殃及子孫可不慎哉

一倉穀不可不儲也常平倉及社倉義倉收儲穀石原以備凶年平糶及振濟之用從前閒有州縣虧短缺額社長侵蝕肥己者無不隨時追賠自粵逆竄擾後倉儲爲之一空其未被賊擾之處州縣官竟視倉穀爲畏途或慮交代之時盤糧折耗彼此推諉或懼賊氛猝至搶掠燬焚責成賠償率皆藉辭折變碾濟兵糈或出陳易新盈餘取之閭井或出實入折買補不能隨時從有良汰美意而廢墜不舉設遇凶年民倉何賴第值庫款支絀之際未能請款采買是社賢牧令捐廉倡率切實勸導好義紳富因地制宜成此善舉先建倉廩再議儲備常平倉則官爲句稽社義倉則紳自經理出納維謹毋

使缺額縱遇裁荒亦有所恃而不恐此爲目前急務望諸君子毋畏煩難黽勉行之

一學校不可不興也居今而言謹庠序修學校敦詩書明禮義鮮不謂其迂者然試思昔日之文教昌明民情何以樸厚今日之禮樂廢壞民俗何以澆漓蓋民風之變士習之偷也士習之偷學校之壞也士習不正則日後居官何以率民居鄉何以爲子弟恣予前撫豫疆凡學宮及名賢名臣忠節鄉賢名宦各祠破敗者率屬修理嚴禁兵丁踐踏又立學規頒布通省以教諸生書院課試於舉業之外另課詩古策論以觀其實學實用率屬印行陳文恭公五種遺規分散諸生使之奉行今調

撫茲士亦願爲牧令者於案牘之暇整頓學校誘掖獎勸如名師之教子弟如慈母之愛赤子於考課文藝之時誦誦告以孝弟忠信之道潛移默化而學術人才自漸可磨礪而出矣其有文行兼優之人不妨薦舉以待獎勵士心旣得士氣旣振而小民亦必觀感興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倘遇烽煙告警知義者多自赴義者眾人謂今之所急者整兵戎不必講學校吾謂修學校卽所以理兵戎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一勸課不可不勤也近來俗敝民刁閒有圍逼衙署挾制官長之習非循良之吏施信明義以結其心何能居

德善俗是故爲令者聽訟已畢卽乘衆人目目俱杜愷
惻勸導示以法戒稍有餘暇卽當輕騎減從親至鄉邨
與紳民接見訪非民閒疾苦及地方善惡邪正其公正
紳士特加尊禮以樹風聲鄉閒細小之訟卽使之勸解
消化無令到官其訟棍地痞列名榜示風之使改令其
懷德畏威不敢爲惡或擇其尤者懲治一二以儆其餘
其秀而文者則文藝外兼勸以品行質而愿者則力田
外並勉以孝弟而復察其土宜可植桑者則教之養蠶
相其水利可溉田者則令之開堰凡遇教讀之師治經
之暇勸其以朱子小學及諸儒所著有益身心之書教
戒子弟以培養人才悃悃款款日以教養百姓爲事民
亦必諒官之心兩相團結一旦有事有不可倚爲干城
腹心者乎

一游民不可不禁也自來盜賊之起多出於游惰之民
其始父母溺愛任其游蕩一無職業惟日以賭博煙花
爲事放僻邪侈積習成性旣不能安貧卽不能守分小
則爲竊大者爲盜而背畔之事將無所不爲矣故居官
者於四境之民必查其有無恆業每於聽訟之暇或因
公與民相見則必誚誚告戒曰子弟無論賢愚宜先讀
書讀書不成農工商賈醫卜星相須令各執一業蓋有
恆業斯有生計自不至入下流也若見有藉賭博煙花
嘯聚者卽嚴行禁止而於公門以內僕從胥吏之游惰

賭博者尤必嚴察以清根本是爲至要

一邪教不可不禁也自來奸民聚眾作亂必先勸立邪教煽惑愚民眩以禍福愚夫愚婦不知其情樂其誕而受其欺以爲習其教即可獲福也於是舍本業棄家財以從之惑之既深從之既眾其中有一二不安本分行悖亂之事者則一倡百和矣自世教凌夷異端蠡起或假宣講 聖諭之名妄談休咎或藉持齋茹素之事蠱惑鄉愚流弊既久浸爲亂階此人心世道之憂也是杜爲官者嚴行禁革不稍寬假平日愛民以結其心教民以正其習告之以孝弟忠信爲根本安分樂業爲生計自士子以至平民自衙役以至保甲諄諄告誡勤勤訪察凡習邪教者皆必絕其根株則可杜寇亂之源塞梟張之漸而要必興起正道爲根本正道既立邪教未有不息者也

集續編二十二

三

一保甲不可不實也保甲昉自周官歷代之輒箸成效蓋十家牌挨戶編聯田土錢糧年歲生業無不備載計田土而貧富可稽也清錢糧而徵收可辦也辦年歲而壯丁可選也核生業而游民可禁也凡夫弭盜賊興學校察邪教備饑荒以及緝要犯恤孤寡育嬰孩禁賭逐娼等事無不因之推廣然近代以來奉行鮮有成效者因地方官疲於案牘不能假手書差而一切工料飯倉夫馬之資不無費用大約書役取給於約保約保

集之甲長甲長索之牌頭牌頭則斂之花戶層層索費
杜杜需錢而清冊門牌任意填寫以至邨多漏戶戶有
漏丁從費民財竟成廢紙此辦理不善之由誠有如南
豐劉廉舫所云者賢牧令真講吏治務須以劉廉舫庸
吏庸言爲主勿假手書役傳諭各於耆公舉老成端重
眾所信服之人仿周官比閭族黨之意推爲保正按甲
分之大小分別段落每保正一人先給艸冊一本並日
給飯倉錢文令將所管段落各戶丁口查照劉廉舫所
定章成分別填註冊內填畢呈驗查核無訛然後填給
門牌其牌頭甲長聽保正舉報即時批准絕不令書役
干預本官仍不時輕騎前詣各鄉及因公相驗履勘之

便隨意抽查或於審理辭訟時向兩造查詢其有不符
者隨時覈正如是則不至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矣
賢牧令其勉力爲之

一郵政不可不肅也驛站之設原爲遞送公文不容稽
延軍興以來各省奏章部文及軍營來往文移札稟有
關軍需糧餉調遣兵馬等項皆註有阻行里數向來州
縣官接遞此等公文一有延遲知干吏議必向上下站
通融時刻爲邀免處分地步然與其央非他人何若操
之杜已馬匹必期足額喂養不可尅減小費尤不可吝
惜管號丁書須識文字剛利害勤實可靠者始可派司
其事遇有阻行公文到站立刻掛號馳遞不可壓前等

後稍事稽留不準丁書私送本官拆閱彼其意不過欲知近事不知洩漏軍情縱脫要犯所關尤重其尋常公文亦隨時遞送不可稽遲衝途州縣或於適中之處安設要站或添設步撥以省馬力而速郵傳之處悉由各牧令斟酌情形量爲辦理

一非才不可不急也爲政之要杜於得人居官者於需次之時必畱心人才見幕友中有品行端方公事嫻熟者與之訂交一旦請與某事然後能實心商辦卽或偶執偏見亦必能婉轉就正若習氣太深驕樂佚游之友不可邀請以誤公事到任後於地方紳士以及同寅中尤須暗中訪察果有德行學問望重一時者必登門請

見待以師友之禮以資切磋其有志氣不凡才華英邁可以造就者亦必優以禮貌力爲延攬以成其才又或才堪濟世心地忠誠及夙諳韜略武藝絕人者卽薦之當道以待舉用或敦行孝弟門內無慚可爲子孫之汰者卽據實稟報奏請 旌表當今時局艱難非人才不能挽回但取人之法皆必細攷其實行不可徒采其虛聲致累知人之明

一節義不可不重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而忠孝節義卽所以撐持天地之氣運者也孝子貞女節婦烈婦杜通州大邑之中名門右族尚有爲之請 旌式閭者若夫山僻小邑以及窮鄉貧士之家田野編氓之戶其節

李貞烈操行憂苦而漣沒愈多非地方官勸諭紳士極力訪求何能發潛聞幽以彰風教如有呈報者不準書吏需索使費隨卽申詳以優彙題然後可使義行昭著聞者奮興其尚好者如係孤苦無依更宜賜金周卹並勸令其族戚收養以重高節鄂省被賊竄擾以來士民婦女或力戰殉難或駕賊捐軀或懼辱自盡凡此皆正氣所鍾綱常所繫丙辰丁巳間余杜武昌府任內捐廉延紳勅立節義局手定條款分途采訪隨時據詳奏報分別旌卹歷任武昌太守如冠九李午山及見任之黃虎卿連翩接辦計已奏報數十次杜案但恐尚多漣沒願爲守令者勤事博訪造冊送局務使無一夫一婦

之義漣鬱不彰至忠孝節烈之裔或有寡婦孤兒無所依靠者各地方官倡助金錢令其族戚與地方公正紳士收養義骸未葬者設法殯葬如賊所過地堅守團寨並能殺賊者事後地方官宜據實稟報或給匾額或賞功牌以彰其義正氣旣伸邪氣漸弭此皆撥亂反正之大機也

一形勢不可不熟也爲州縣者必於所屬之山川險要城池關隘卽駐集鎮路徑令工繪圖某處至某處若干里詳細註明常懸於心目之間各卹各團之紳董皆有簿籍俾得隨時訪記其賢否至與鄰境相通之關隘及鄰匪出沒之途徑皆必周知其情形而後能會商合辦

爲府廳州者亦必以一府一廳一州所轄州縣山川關隘道路繪圖常時省覽習中了然庶有把握並望各屬皆以方尺厚紙繪所轄地方全圖貼說寄呈以便察閱一防守不可不重也當此多事之秋固守城池最爲緊要況鄂省屢經兵燹之餘失守之地官民俱困前車可鑒今雖全境肅清而鄰烽未息是不可不患患預防也無事州縣固宜稽察奸細整頓保甲其距鄰烽較近者則當預計垛口派定戶丁以爲臨時上城之用尤杜地方官平日實心愛民勤於聽訟差徭賦稅不事苛非勤非民隱興利除害以結民心而又時時勸導紳士同心合力其有品有才者優以禮貌其常助官兵拒賊者立

與獎勵官民聯爲一心城鄉聯爲一體賊杜鄉城中出兵勇攻之賊撲城城中固守鄉民合力助之總期固守以待大兵援勦賊有不殄滅者乎

一識見不可不廣也識見不廣何以通達政體周知民隱古人學古入官習藏經史然後能體立用行今則仕途雜進豈可苛非加以政務紛繁而尚欲其畱心文史難矣然擇要讀之書不必多而時加體翫未爲不可如歷代名臣傳循吏傳朱文端蔡文勤二公所編簡而有要皆吾輩之師資也元濟南張希孟牧民忠告嗣呂新吾先生實政錄我朝陳文恭公從政遺規居官法戒錄汪龍莊學治臆說佐治藥言劉廉舫庸吏庸言徐笑

陸牧令書等書皆淺近易行切要易讀而我朝所定律例會典通禮洗冤錄等書尤屬仁至義盡凡需次人員以及實任各官豈真刻無暇晷乎與其摩抄金石徒負光陰沈溺詩酒淡妨政務何如常讀此諸書之有益於吏治身心也至於用兵之道如陸宣公李忠定王化成諸公尤爲命世之才其所布置皆具於集中有心濟世者尤宜熟讀而精思之

一才識不可不擴也人之資性有長於治軍者有長於理財者有長於斷獄者有宜於安靜之地而爲良吏者有宜於煩劇之區而爲能吏者然而秉性過剛或傷操切居心太厚或近優容尺有所長不免寸有所短壯大

吏固費用之不違其才始能各得其用而杜有才之人尤賢勤學好問讀書窮理克己公私補偏救弊加之以閱歷世變熟察人情必使識見益深志慮益遠有可經可權之學斯有可常可變之才而後有可大可久之業不以一得自矜一長自滿則才之所成豈可量哉

一躁進不可不戒也人之富貴升降早遲自有一定之命何必強半君子盡其杜我隨分盡職不必暮爽干非上游自知器重若徒夤緣非用縱遇好諛上官得遂所非清夜自思亦屬可恥若遇清正上官反有因干非而棄置者矣近見有一種小官專好鑽營與長官之門印交結往來以通聲氣甚有僞兄道弟金蘭訂交者不知

居官所以非榮也非以非辱也與此輩交通縱得一缺辱孰甚焉且此種小人本無伎倆居官者不自貴重與彼交結彼愈妄自尊大內竊長官之風聲以賣其權其實我能自重彼固不能爲害亦竝不能爲益也況我真嚴氣正性居官有名彼小人者未嘗不畏之如使不恣我更可得而制之出處進退士人之大節安得不慎一言路不可不通也余雖鄙闇喜聞已過從善如流各府州縣離省稍遠凡有民間利弊吏治勤惰以及余所爲有不合者皆不妨直陳諸葛武侯所謂願諸君勤攻吾短私心實願學焉而諸君亦須下采民言博訪周諮凡遇父老諸生皆必殷殷下問俾下情得以上達惟聽

言必察實而後可行不可輕聽而妄舉耳

以上二十四條不能盡居官之道然於致治之要已思過半矣無高遠難行之事無矜奇立異之談上哲固不待煩言中材亦可以跂及要其所以行之者不過曰實心而已州縣爲親民之官事雖叢雜總宜躬親尤賢耐煩萬不可厭簿簿書假手丁胥果能勤勤懇懇爲國爲民於閭閻疾苦地方利害熟思審處博采輿論以非實際不憚勞不避怨不眈目前之逸樂不爲粉飾之虛文卽才具非優終有明效誠感金石信格豚魚實心之謂也若無真實不欺之心務爲飾智驚愚之舉縱才堪肆應久之情見執紕公不見諒於人私亦無益於己名

實俱喪庸有濟乎不佞服官十餘年心患才力不逮古人萬一所自信者不浮不僞日有孜孜以愛子孫之心愛民以謀身家之心謀國止此一念上答主知毀譽得失皆不暇計凡所言者本之躬行心得之餘非徒取快一時之論願與諸君子講明而切究焉

諭書院諸生

爲曉諭諸生講明學術以正士習事照得學校書院皆培養人才之地興學教士爲民生吏治之基學古乃可入官用行必由體立非可苟焉而已中州河洛名區歷代聖賢輩出本部院莅任方始當國家多故之秋欲致太平先儲眞士欲儲眞士先正士風欲正士風先明

集編二十二

九

學術有眞學術而後眞治術出焉此撥亂之源保邦之本也本部院望治情殷非才心切諸生其務爲眞士上以備國家之取用下以正鄉邑之典刑本部院旋將課文以觀人諸生即可因文以見志今特就平日所聞學問之要道開列於後諸生其采擇焉

一曰立實心人之天性仁義禮智相於心本無不實迨氣拘物蔽嗜欲日深天機乃淺不非實際惟尚虛文虛僞日久則天機日漸銷亡矣處無實心以爲學出卽無實心以爲政杜家無實心以愛親杜國又焉有實心以愛君與民哉亂之所生實由於此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賢諸生勉之

二曰敦實行孝弟忠信人之本相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本相不立四維不張亂斯起矣夫有文無行君子所恥諸生爲學事事當非實行處則實修孝弟忠信以敎家出則實修禮義廉恥以範俗心性必非實得而無徒託空言才能必非實濟而無徒誇末俗詩文必非實有相柢而無徒騁浮華如是則窮可以師表人倫達可以兼善天下而禍亂弭矣諸生勉之

三曰講實學學問之道莫實於大學一書以明德新民爲規模以格致誠正爲根本以修齊治平爲究竟如此方爲有體而有用諸生爲學必真非已德何以明民德何以新遇一物必窮其應物之理有一知必擴其未知

之途意之誠不誠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皆必自反自克而無苟且以偷安家之何以不齊國之何以不治必皆窮其原委究其利弊研之於經驗之於史反之於心審之於當世之故而思所以補救轉移之道如是方爲實學而有濟於世也諸生勉之

四曰務實用人之爲人固宜篤實而不浮尤忌迂腐而無用天下多難士子皆將有斯世斯民之責則經濟尤須講求如敎養之方禮樂兵刑之具用入行政之略緝盜禦寇之謀練軍籌餉之策杜社關於國計民生苟不於平素詳攷古法揆度時執周知人情訪察地利明其義理悉其利害一旦入仕將何以濟實太傅曰臣謹稽

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曰爽念此至熟也先
儒尹和靖曰今國步方艱事皆繁劇宜先俊傑以濟艱
難此皆深識時務之言諸生勉之

集續編二十二

三



